

若我于某处读到此标题，定会觉得大得吓人，好奇其内容是否扎实，能否撑得起题目的宽度。然而，这正是我每每思考医生这个职业时最常想到的字眼。

看到“医与人”，首先最易联想到病人。医学是人类文明中最为久远的学科之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得它从诞生起就鲜明地打上了“人”的烙印。“以人为本”是医学行业与生俱来的特质。看似自然，但在漫长的现代医学教育及医疗实践中又极易被忽略甚至遗忘，正所谓“走得太久，以致我们忘记了目的地”。把高级、复杂的生命现象当做物理化学的简单公式推演，视生动各异的患者如千人一面的客体，前者轻视了生命的终极性，后者将医患互动异化为书本与模型的生硬对接。偏执和教条浮现，工具理性抬头。猛回首，发现“人”已远矣。

还记得我读博时的一场学术讨论会，几位同学为一项统计学方法争执不下，各个雄才宏论，却难以说服对方。这时，一位靠在椅背上旁听的老教授发言了：“永远不要用统计学取代你的常识。”老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教条般坚持数学统计精准的误区，提醒大家不要忽

人文 随 感

医与人

乔 梁

略对“生物医学”意义的宏观把握。

科研如此，临床亦然。在学习和工作中，我有幸遇到过一些“高人”。听其讲课、查房，观其门诊、手术，是学习也是享受。我相信，他们多年的积累和悟性使其在工作中面对的早已不只是单一化验单、一摞影像片，或者几个症状、一片手术视野中的组织和血管，而是各种信息生动流畅的交汇，在头脑里组合而成的“人”。一个又一个完整的人，带着过去来，今天在医生面前就诊，希望将来治愈归去的人。我的导师、中国著名神经外科专家李勇杰教授经常提到“敬畏”二字。我理解他所说的“敬畏”包括对患者、医学职业、工作对象（大脑）等多方面，而本质还是对“人”的尊重。

谈罢病人，我想说标题中的“人”还包括医务工作者。套用一句话——“没有医务人员积极参与的医改是不会成功的”。没有合格、

健康的医生，无法想象能有健康运转的医疗体系。医生的高度职业性要求不能脱离他们的全面社会需求；其培养和工作有赖于物质、精神、舆论和政策环境等支持。具体说来，融合人文的完整、系统的医学教育、充分的临床和社会实践、良好的社会支撑和开放自由的政策氛围都至关重要。所以，没有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人”，“医”必然是空中楼阁。

对医疗行业、医务人员的硬件支持自不必说，而软性环境的建设内容更广，难度更大，却偏废不得。举个很小的例子。北京宣武医院前段时间为职工发放了心理健康测试表和宣传页，这一小举动就是值得鼓励的起步。发达国家的医疗行业内部设有众多协会和机构，通过组织会议、活动、讲座、咨询，印发宣传品等各种形式服务于医疗从业人员，旨在优化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工作状态，进而回馈

给社会高质量、高效率的医疗服务。随着中国医疗行业的改革和发展，这方面的意识和作为也必将增加。

其实，医务人员的全面塑造和社会服务是正向互动的关系。通过参与社会服务和公益，医务人员本身也能得到全面发展，对医学职业能有书本和医院以外的更深体认。例如，199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无国界医生”。该非盈利性组织每年都有来自全球的几千位医生义务参加，通过免费医疗服务惠及无数艰贫战乱地区急需医疗救治的民众。从某种角度来看，我相信这种义举也能带给参与者终生受益的经验，对其职业生涯和长远人生有着潜移默化的正面影响。近些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很快。如果能够结合医疗体制改革，赋予医务人员更多更自由的执业和服务机会，善莫大焉。

总之，医业，发于人，围绕人，而又止于人。其施方和受方，即医生和患者，如果都能作为丰富的、立体的、有血有肉的“人”来理解和对待，想必就可称为“人性化”的医疗体系吧。

（作者为北京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

人文 观 察

眼看蛇年春节就要来临，年味儿也愈来愈浓。许多有关春节的记忆——酸的、甜的、苦的、辣的，都变得格外鲜活起来。尽管对许多医护人员来说，他们的日历上没有节假日；为了守护病人，他们总是错过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刻。然而，这些记忆带着温暖的春的气息，让我们看到了白衣天使的无私与真诚，更懂得了平安健康才是真的幸福。

——编 者

春节，我们曾这样度过

除夕夜，看烟花

宁 辉

记得我到ICU工作的第三个年头，除夕夜正赶上我值班。窗外已是爆竹声声，热闹非凡。我刚踏进监护病房，就看到8床那位多脏器功能不全的病人，急切地向我挥手示意。

我连忙走到她跟前，迅速扫了一眼她床前的监护面板：心率、血压、脉搏氧、呼吸频率各项生命体征监测指标平稳，正在使用的呼吸机、血滤机、维护血压的输液泵工作均显示正常。我松了一口气，伸手去握住她那干枯的手臂。碰到我的手，她的手迅速呈握笔状，在我手心里用力写着什么。我让护士拿来纸笔，松开她的手部约束带，希望她可以通过书写来表达什么。

然而，病魔已将这个睿智的教授折磨得几乎丧失了书写的能力。几分钟过去了，她哆哆嗦嗦在白纸上留下的，只是些凌乱、扭曲的点和线。护士过来帮我猜字，一时下不了决断。突然，一位男护士插了一句话：“我看她出笔的先后，感觉像写了个香烟的烟字。”没想到男护士话音一落，病人立即用力点着头。噢！那下面的字应该是“花”。“她想看烟花。”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喊道。病人家属声用力地竖起双手拇指，她终于说出了想说的话。

可是，随后整个病房又陷入一片寂静。因为在场的每位医护人员心里都非常清楚，让这么重的病人带着这么多仪器设备去窗前看烟花，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大家把目光投向我，等待我的决定。

到窗前看一眼春节的烟花，这对我们正常人来说是多么简单的想法啊！可对患者来说，这却是一种奢望。我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涨红了脸，腼腆地舔了舔干涩的嘴唇，鼓



充满浓郁新年气息的年画、对联，让住院患者感受到了家的温馨。本报记者王燕松摄

足勇气准备拒绝病人的要求。就在我要开口说话的瞬间，我看出了顺着患者眼角流淌下来的晶莹泪滴。那一刹那，我决定，尽力满足患者的愿望。

接下来，我们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尽可能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将患者移到了窗前。窗外的烟花绚烂多彩，爆竹声声入耳。不知是谁轻轻将窗户打开一道缝隙，淡淡的、凉凉的、混杂着烟花爆竹气息的空气扑鼻而来，病人激动得在病床上前后晃动，泪水再次涌出。3个月后，病人走了，安详地走了。

又一个春节眼看就要来了。我想天堂的烟花，大概会和我们这里的一样美吧……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盼春节大团圆

周仲藩

今年春节，按照计划，我们家是大团圆。在南京工作的儿子、儿媳会带孙女回来。远在兰州的弟弟和弟媳已经好几年没回老家过年了，今年也会带着侄子回来。在北京的妹妹和妹夫听说大家都回来过年，也买好了机票。今年的春节，我们家一定很热闹！

想到今年春节的大团圆，我打心眼里高兴。可想到工作，又不得不担心起来。因为每年春节都是神经外科医生最繁忙的时节。当

我不见。除夕夜来做检查的病人很少，我趁闲蒸了半根香肠、半片腊肝，然后烧水煮粉丝，往粉丝里加了腐竹、西红柿和青菜。盛在碗里，红的、白的、青的，煞是好看，热气腾腾的，勾人食欲。这就是我的年夜饭，还是很丰盛的。

吃过年夜饭，我沉浸一片寂静里，而耳朵却灌满了远处传来的鞭炮声。此时此刻，整个城市仿佛陷入鞭炮声的海洋。远处的热闹与身边的寂静，倏忽之间，我感觉到一种无法忍耐的孤独和寂寞。那一刻，我想到了我的家人，想到了无数正沉浸在幸福中的家庭。我抬起头来，将目光投向窗外深邃的夜色，不觉间竟热泪盈眶。许久，我垂下头，在桌边的桶里看到了那条鲤鱼。灯光下，鲤鱼静静地伏在桶底，寂寥如我。

我到底不忍心宰这条陪我度过了一个寂寞夜的鲤鱼。我得感谢它，是它在我寂寞难耐的那一刻，给了我珍贵的慰藉。连续值完漫长的七天春节班后，我提着这条鱼来到河面，把它放回江河。鲤鱼那一抹淡淡的影子很快消逝在江水里，我伫立岸边，向一条鱼告别：愿它找到回家的路，愿它早日和家人团聚。

（作者单位：江西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和一条鱼过年

黄渺新

参加工作的第二个年头，我主动提出春节由我值班。那时的我年轻，还是个单身汉，干劲足，吃得苦。

大年三十前两天，科主任放了我两天假。我到街上转了转，街上热闹非凡，到处都是采购年货的人们。我也想办点年货。科里有个电饭煲，平时用来热热饭菜，偶尔也煮点什么。想到这里，我走进菜市场，买了一些腊味、粉丝、腐竹和蔬菜，再去鱼摊挑了一条鲤鱼。回到宿舍，我把鲤鱼倒进桶里。

除夕之夜，我拎着一堆东西去上班，手里还提着一只桶，桶里有条鱼。我打算过年后做煮全鱼，这条鱼将和我一起过年。大年夜的夜幕似乎落得很早，外边的鞭炮声也响得格外早，起初零零落落的，后来越来越繁密。听到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我感受到了越来越浓的过年气氛。

我们科室位于医院最偏僻的一个角落。要是没有病人来做检查，真连一点人声都听

（作者单位：江西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到。概意思是，我们子女已经尽到孝，她也不想再拖累子女；这一年来自反复的住院治疗、手术、化疗，让她最能体会患者的不易；有那么多病人需要我照顾，希望我能好好工作，善待每一位病人。

第二天，在我爱人的陪同下，婆婆回老家养病了。没想到，那竟是我和婆婆的临终告别。这3句话的交代，也成了婆婆的遗言。直到春节过后，我带着女儿回老家看望婆婆，才知道婆婆已于春节前夕去世。那时通信不便，我连婆婆去世的消息都没有得到，也没能参加葬礼。想到这，我顿时羞愧难当，一边的大姑含泪告诉我，是婆婆不让告诉我的。她说，在医院过年的病人都是迫不得已，希望我能安心陪病人过年。

听到这一番话，我百感交集。婆婆是上世纪20年代末出生的农村妇女，没有上过一天学，但她却拥有博大的胸怀。此后多年，我谨记婆婆的临终告诫，坚持春节值班陪伴在医院不能回家过年的病人。

（作者单位：河南省精神病医院）

婆婆的遗言

刘麦仙

每逢佳节倍思亲。每逢春节来临，我总会想起已经去世20多年的婆婆。

那年年底，我刚刚过完27岁生日，带着不满3周岁的女儿走上了护士长岗位。上任之初，工作千头万绪：要尽快熟悉病区环境、认识医护人员；还要处理日常工作，接待新病人，抢救重病人；更要全面了解科室的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制订下一年的工作计划。隆冬季节，神经科的病人很多，连走廊上都加床住满了病人。我每天早出晚归，加班加点，晚上还要挑灯夜战，学习有关神经系统疾病的相关键知识。

当时的除夕夜又是一个不眠夜。21时30分，从周曲县医院转来一名两个多月大的手足口病患儿。这名患儿是我们儿科所收治的病人中年龄最小、病情最重的。患儿家长已经哭成一团，唯一的指望就是我们医生了。我不敢退缩，必须拿出勇气，沉着、冷静地想办法挽救患儿的生命。后来在我们的努力下，患儿血压逐渐上升，体温升至正常，肺水肿、肺出血消失，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摸着患儿一点点温暖起来的小手，看着她逐渐红润的脸颊，我感到无比欣慰，忘记了一夜奔忙后疲惫而疼痛的身体，也在忙碌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喜庆的鞭炮声就要响起，丰盛的年夜饭将很快摆上餐桌，我多想陪孩子过个悠闲而祥和的春节呀！可我知道，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就选择了坚守，选择了奉献。

（作者单位：河北省邯郸市妇幼保健院

本报记者 李湛祺整理）

其实，医务人员的全面塑造和社会服务是正向互动的关系。通过参与社会服务和公益，医务人员本身也能得到全面发展，对医学职业能有书本和医院以外的更深体认。例如，199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无国界医生”。该非盈利性组织每年都有来自全球的几千位医生义务参加，通过免费医疗服务惠及无数艰贫战乱地区急需医疗救治的民众。从某种角度来看，我相信这种义举也能带给参与者终生受益的经验，对其职业生涯和长远人生有着潜移默化的正面影响。近些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很快。如果能够结合医疗体制改革，赋予医务人员更多更自由的执业和服务机会，善莫大焉。

总之，医业，发于人，围绕人，而又止于人。其施方和受方，即医生和患者，如果都能作为丰富的、立体的、有血有肉的“人”来理解和对待，想必就可称为“人性化”的医疗体系吧。

（作者为北京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

人文 现 场

“唯信生命大于天”

本报记者 颜秋雨

通讯员 周科际

麓山脚下，湘水之滨，夜幕掩映下的中南讲堂灯火辉煌。不久前，一场特殊的颁奖典礼在这里温情开启，中南大学首届“湘雅名医”由病友颁奖。

现场，首届30位“湘雅名医”依次登场，接受他们诊治过、救助过、关爱过的患者代表的颁奖。

一个个关于生命的故事温暖而震撼，再一次感动了在场的人们。

人类以生殖的方式得以繁衍，而发生率高达10%~15%的不孕症以及4%~6%的出生缺陷却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无尽的痛苦。著名生殖遗传学家卢光琇说：“患者或亲属几乎用看待神一样的眼光看你，那么渴望、期待。你就有一种责任，从内心深处觉得应该多为她们做点什么。”于是，从1980年在中国最早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研究与临床，到2012年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精子库、国内技术体系最完备的临床遗传中心；从最初十来人的门诊量，5%的成功率，到今天每天700多人次的门诊量，64%的成功率，卢光琇几十年风雨兼程，以慈悲的情怀和神奇的技艺缔造生命。

大屏幕上浮现出了一个画面：2008年11月19日，长沙喜来登酒店。一份规范全球异种移植临床研究标准的《长沙宣言》在这里问世。世界卫生组织主管移植的官员尼尔和美国异种移植协会主席罗宾代表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名移植专家、伦理专家以及各成员国卫生行政官员，将鲜花送给了湘雅三医院的王维教授，以表达异种移植国际同行对这位“小个子中国人”的尊敬。4年过去，《长沙宣言》已成为全球共同遵守的异种移植纲领性文件，国际医学临床规范第一次被烙上鲜明的中国印。

评选委员会给血管外科教授舒畅的颁奖词是：“德宗扁鹊，技法华佗，一叶神刀走天下。不图名利，唯信生命大于天。救死扶伤，千里单骑他走，万里重洋他渡。”舒畅教授以高超的医术和大义担当诠释着老百姓心目中的“名医”定义。

家住湘西的李芳是湘雅风湿免疫科专家左晓霞教授6年前从死神手中夺回生命的患者。6年中，她每个月都会来湘雅医院复查，但是再未与左晓霞谋面。这一次，她不顾长途奔波，来到“湘雅名医”颁奖现场，只为向救命恩人表达内心的感谢。她说：“6年前，是在教授救了我，让我多活了这么多年。我无法报答。如果那天我死了，我愿意把遗体捐献给湘雅，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活着，把生命托付给湘雅；身后，把遗体捐献给湘雅。两个小时的“湘雅名医”颁奖典礼在《生死相托》主题歌声中落幕，而一幕幕生死相托的感人故事仍在人们心中延续。

忙乱又冷清，愧疚又欣慰

▲我在急诊岗位连续多年值班，除夕之夜难得和家人团聚。上一个春节，院长亲自将热气腾腾的饺子送到我们值班人员的岗位上，这让我们很感动。尽管我不能回家和家人团聚，但与同事共度除夕的融融气氛特别温馨，让我嗅到了“医院大家庭”的和谐。今年由于工作岗位的变动，我决定“放一个属于自己的长假”。借此机会，我要放松我紧绷的神经，离开安静的病房，离开喧嚣的闹市，走进大自然，享受农家风情，既收获“自由飞翔”的感受，又能体验底层大众的痛苦与需求。有首歌唱得好，常回家看看。我将带着一位医务工作者的美好愿望和期盼，把劳累了一年的心情放松。蛇年春节就要到了，我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铁路医院 林远华

▲光阴荏苒，弹指间我已从医30余年。在这30多个中国传统的节日——春节期间，值班、查房、接诊，和平日一样忙碌。想请清静地和家里人过一个团圆的春节，那真是太难了。记得有一年春节，病房里有27位病友。他们发病时思维混乱，情感失常，甚至行为失控，不被人理解，容易遭人歧视。有时候，甚至连他们的亲人由于病耻感也会对患者漠不关心。可我们知道，患者内心深处都渴望被理解、被尊重，同样期盼着在春节能与亲人团聚。于是，我和其他几位当班护士一合计，凑钱买了些水果、瓜子、糖，把病友们聚集到活动大厅搞了个联欢会。

工作人员和病友互动，或卡拉OK一曲，或模仿小品一段，或讲幽默笑话一段，整个大厅顿时充满了欢乐的节日气氛。

——陕西省渭南市中心医院 卢勇田

▲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春节都是最重要的节日。每年临近春节，不管是在外地打工、经商，还是在本地工作，大家都需要回到父母身边，和亲朋好友团聚，或趁此机会好好休息。可对医务人员，尤其是工作在临床一线的医生护士来说，春节却不那么轻松。过年了，很多行业可以关门歇业，但医疗机构不能，医生护士还得不分昼夜地值班。记得有一年春节期间我值班，有位年轻的糖尿病患者由于饮酒过多，未规律使用胰岛素，导致血糖升高，送到医院时已经昏迷。经过一夜的忙碌，第二天清晨病人终于清醒，转危为安。等我回家看到父母妻儿时，心里充满了愧疚。医务人员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工作上，陪家人的时间很少，家务也做得很少，亏欠父母妻儿的实在太多了。不过，看到病人有所好转，我们的付出没有白费，心中也充满了成就感。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 朱育刚

（本报记者李湛祺整理）